

彭飞：在部队时刻准备着上战场



个人简历：彭飞，1928年出生，1944年参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解放战争中负伤，1951年退伍。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城南经济新区凌湖村的抗战老兵彭飞的家中采访。得知记者来意后，彭飞老人很是激动。记者注意到，他的左手臂断了一截，他说：“这是渡江战役时受的伤。”

彭飞告诉记者，他自幼就失去父母，16岁那年报名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那时候，他是部队里年龄最小的士兵。在游击队里，他拥有了生平第一把枪，是一把老式的步枪，打一下扳一下的那种。这把老式步枪，跟随了他很多年，打死过不少敌人。另一把是自动步枪，杀敌更多。

“当了兵，就得时刻准备着上战场。”彭飞说，他进游击队没多久就参加了一场战斗，在邵伯与日本鬼子正面交锋。相对于我

军简单的武器装备，鬼子的洋枪大炮杀伤力特别大。虽然我军的武器弹药比不上敌人，但我军经常通过战略战术来打败敌人。“我们熟悉地形，还有老百姓大力支持和掩护，鬼子除了枪炮什么都没有，光凭这一点，我们就能打赢他们。”彭飞骄傲地说，每一次胜利后，战士们都会把鬼子的武器缴过来，以逐步淘汰一些老式步枪。后来，大部分战士都能用上先进的武器，这些武器都得靠自己缴获。“我们不怕死，鬼子们怕死。”彭飞告诉记者，在战场上，有的时候子弹打尽了或是来不及发射子弹，就会和鬼子面对面拼刺刀，血淋淋地刺杀，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那场面现在想想都觉得很惨烈。鬼子非常狡猾，只要觉得自己没有打胜的可能，就会立即举手投降，像是霜打的茄子——蔫了。

彭飞说，当了兵，参加了革命，就得随时准备着打仗，战斗持续时间有长有短，他每一次都是抱着回不来的心态上战场，能活下来是自己命大。

彭飞告诉记者，在游击队，他还担任过通信兵，负责送过信。那时候送信都是靠双脚走，他最远的一次是跑到山东，前后走了一个多星期，脚底磨得全是水泡。有时候遇到敌人把守通道，就得想方设法混过去。一般情况下，在送信途中不会与敌人发生冲突。

彭飞告诉记者，他的左臂是在渡江战役中受的伤。那时候，自己与部队的战友一同渡江，敌人的炮火非常猛，许多战友们都牺牲了，所幸自己只是左臂中了枪。由于伤口溃烂发炎，手臂已经发黑，不得不截肢，否则会威胁到生命。

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后，由于手臂残疾，没多久，他便选择退伍回家。“党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战士，虽然我手臂残了，但共产党养我老，给我看病，让我生活无忧。这样幸福的生活是那时候想都不敢想的。”彭飞笑着说。

仲文举：战场上活下来很幸运



个人简历：仲文举，1925年出生，1944年参加革命，1951年退伍，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立过功。

今年91岁的仲文举，是一位抗日老战士，虽已步入耄耋之年，但对于当年的那段戎马岁月，老人还能记得个大概。

仲文举告诉记者，他的老家在南昌，自幼家境贫寒，父母去世后，无依无靠的他来到高邮投奔亲戚，后一直在地主家放牛、做帮工。1944年初，共产党到村里征兵，他便报名参军。“我随他们一起来到八桥部队，领导便给我换了一身新军装，还发了一把步枪给我。”仲文举说，到部队后，新兵都要参加训练，每天5点钟起床，跑步、上操，最多的便是扎稻草人练习刺杀。每个训练士兵手上都拿着刺刀对着稻草人，每刺一下便喊一声“杀”。白天训练，晚上有时间就学习，有人专门教大家识字。“小时候我没上过学，进部

队前一个字也不认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现在识的一些字都是在部队学的。”仲文举说，除了训练、学习，自己还负责在部队门口站岗放哨。

说到参军后与鬼子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仲文举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发生在涟水的一场战斗。一天中午，他与战友们正在吃饭，忽然听说有鬼子来了，大家连忙拿起旁边的枪埋伏起来，待鬼子靠近后，一顿猛打，场面非常激烈。“那些鬼子是下乡来抢老百姓粮食的，最后被我们给打跑了。”仲文举说，在涟水打过鬼子后，他又随部队参加过兴化攻击战、三垛河伏击战等战役。在其中的一场战斗中，仲文举被敌人的机枪扫中大腿根部。“当时我举起手榴弹正准备投掷时，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大腿。”仲文举回忆说，战争的场面非常惨烈，昨天还在一个屋里睡觉的战友，第二天人就没了。想起那些战友只能仓促掩埋，就更加愤恨日本侵略者。

因为在部队表现出色，1945年，部队领导不仅推荐仲文举入党，还给他开了一张入党介绍信，并发了立功证书。仲文举告诉记者，拿到入党介绍信和立功证书后，他便小心翼翼地叠起来放在口袋里，没想到当天下午又和鬼子们打了一仗，过河时，介绍信和立功证书都被河水泡坏了。后来自己又参加了解放战争，接二连三地忙着赶路、打仗，原有的介绍信和立功证书都没用了，又没及时补办，所以迟迟没有正式入党，也记不清当初立的是几等功。一直到1960年，仲文举参加地方工作多年，才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解放战争期间，仲文举随部队在盐城与敌军进行战斗。1951年，他从部队退役回乡。“能够在战场上活着回来，是一种幸运，能够过上今天的好日子更是一种幸福，相对于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我是幸运而又幸福的人。”仲文举说。

李元才：杀5个鬼子的一等功臣



个人简历：李元才，1929年出生，1943年参加革命，1945年3月入党，1951年退伍。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荣立过两次一等功，历任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务。

“我用刺刀杀死过5个鬼子，那是面对面地与鬼子拼刺刀，小鬼子怕死，我们不怕死。”临泽镇合心村87岁的抗日老兵李元才一见到记者就如数家珍地介绍起自己的战斗经历。

1942年年底，李元才在离家不远的一户徐姓人家放鸭子。那时候，临泽是沦陷区，新四军经常在附近活动，不久他便与家乡的几个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参加了新四军。

李元才说，自己刚到部队不久，枪还不会用，就遭遇到了日本鬼子的偷袭。那时候，新四军部队驻扎在兴化的黄坡庄，小鬼子几百人在

凌晨四五点钟偷偷地摸进村，幸亏一个起来小解的战友发现敌情并及时鸣枪提醒了大家。“鬼子虽然进了村，但对地形不熟悉，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李元才说，那个黄坡庄只有一座桥与外界相通，九班的战友们用机枪封锁了这座桥，让庄外的鬼子进不来，庄内的鬼子兵也逃不出去。战斗结束后，发现仅在河里溺水而亡的鬼子就有100多人。

1944年秋天，李元才所在的新四军在樊川又打了一仗，全歼樊川的200多个日寇和伪军一个团。李元才说，他当时使用的是德国造的“小马枪”，比“汉阳造”和“三八大盖”的性能好。尤其是刺刀，是三角刀刃，刺进人体可以迅速拔出来。而鬼子的“三八大盖”枪身和刺刀虽然长，但刺刀扁，刺进人体必需转动枪身刺刀才能拔出来。在打樊川的战斗中，李元才就是凭着他的“小马枪”优势，在与鬼子拼刺刀的搏斗中，刺杀了3个小鬼子。1945年8月，李元才的部队奉命去湖州接受日本鬼子的投降，没想到鬼子拒降，双方很快就拼起了刺刀。在这场战斗中，李元才又刺杀了2名小鬼子。由于在战场上表现优秀，李元才被评为战斗英雄，荣立一等功，还获得了一只帆布包的奖励。

在解放战争中，李元才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务。在任连长职务时，李元才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斗，在围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的激战中，他所在的部队于天马山担任阻击黄伯韬部增援的任务。在该战役中，李元才又一次荣获一等功。如今，在高邮市军事志英模人物一栏中，第一个介绍的便是李元才的立功经过。

李元才前前后后参加过无数次大小战斗，身上弹痕累累。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元才退伍回到家乡，曾任川青乡乡长和指导员以及临泽区武装干事等职。

陈有喜：不能忘记那些牺牲的同志



个人简历：陈有喜，1929年出生，1944年参加革命，1945年后入党，曾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荣立过集体二等功、三等功，1952年退伍。

“我是部队里的勤务兵，属于后勤人员，没有拿过枪上过战场，更没有与鬼子拼杀过。”临泽镇合心村87岁的陈有喜见到记者便摇摇手说。

父母早亡、姐姐出嫁，陈有喜没有成年时便成为了一名孤儿。16岁那年，他与同伴一起来到宝应复集参军。由于年龄小，个头不高，部队领导便让他负责后勤工作。陈有喜说，那时候他就是做做杂事，在伙房里做过伙夫，帮战友们领过军装……虽然每天都忙碌着，但日子过得很开心，因为在部队里，

不挨饿、不受冻，来自四面八方的战友们聚在一起，相处得像亲兄弟一样。

陈有喜说，进入部队几个月后，领导便安排他进入通讯班，负责送信，并给他配了一把枪防身。虽然拥有过一把枪，但从来没派上过用场。那时候，他每天都在送信的往返路上，很少待在部队里，白天送、晚上送，每次送信都是步行。

记得有一次去镇江句容送信，他遇到了伪军搜查，“我身上带了枪，信也在身上，被搜到的话就暴露了，怎么办？”陈有喜说，这时候，自己也紧张，害怕信被搜走，耽误了军情。后来，他与同行的战友商量后，将枪找个地方藏了起来，不带上身上，并将信藏在身上贴身处，经过一番准备后，他们顺利通过了关卡，将信及时的送到了目的地。因为送信及时无误，给部队的战斗力增加了“砝码”，陈有喜和所在的通讯班战友们一起立过集体二等功、三等功。1945年，表现出色的陈有喜在班长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陈有喜在所在部队负责粮草工作，后来又随部队领导一起到地方上征过兵，带过新兵训练。“每到一处，参军的年轻人都很多，他们不怕流血、不怕死，扛起枪就上战场，为的是打跑敌人，为的是老百姓能当家作主。希望后人不要忘了那些革命先烈。”陈有喜说。

向抗战老兵致敬(五)

本版图文 杨晓莉 责任编辑 郭兴荣